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胡適與顧頡剛/陳岸峰著. —  
濟南:齊魯書社,2011.6

ISBN 978-7-5333-2502-2

I. 疑... II. ①陳... III. ①新文學(五四)—文學史—研究  
②胡適(1891~1962)—人物研究③顧頡剛(1893~1980)—人物研究  
IV. ①I209.6 ②K825.4 ③K825.8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76486 號

## 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

——胡適與顧頡剛

陳岸峰 著

---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http://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mailto: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日報印務中心

開 本 880 × 1230/32

印 張 7.75

插 頁 3

字 數 201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 - 1200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502-2

定 價 28.00 圓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研究撥款委員會  
贊助出版經費

謹此致謝

## 鄭 序

鄭煒明

我與陳岸峰博士相識於香港浸會大學，後來又在香港大學再度成為不同部門的同事，從時間上說，倒也有八九年光景了。說來既奇怪卻又毫不意外，我們見面的次數總的加起來，可能並不超過五回，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上的負擔都很沉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們在性格上，都有一種自甘於孤獨的傾向吧，所以我們都把社交有意無意地減到最少。要知道，現在的所謂學術和文化界中人，頗不乏以鼓吹交際應酬、自我營銷和將學術與文化假普及之名而行市場化之實的“大腕”，他們都很吃得開，但大多名實不符。我有理由相信這種現象已成為毋庸置疑的事實。可能是我與岸峰博士都有著相對於其他慣於歸宗入派、集體成家的學者們更為獨立和自由的精神和思想吧，我們對於這種社交式甚至是武林式的學術交流，態度一向是比較冷淡的。而我和他之間的溝通，一般就通通電話，談的都以業務為主，偶爾吐吐工作和生活上的苦水，卻從來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圓滿。君子之交淡如水，水卻是流動鮮活的；流水不腐，不是很好嗎？我想，真正的學者，他們之間的交往，重要的並不在於密切與否，而是在於各自對學術的真誠程度。選堂師說的求正、求是和求真，大抵是每一位有誠意的學者都

會認同的處世態度，有此基礎，就能成為朋友。而我和岸峰博士，就是朋友。

在學術和文化工作方面，我是非常敬佩岸峰博士的。在今天中華文史的學術界一味強調專業、以專家為重的時候，他卻是一位罕有的少數派，做學問不趕時髦，以打通為己任。當今學林，遍地專家，但吾師選堂先生卻以為其中多有不通者，因此，他一方面自嘲無家可歸，一方面卻又倡導學生不要分家。依我看，岸峰博士治學其實也是朝著不分家的方向走的，他以中國文學研究為主，堪稱是一位卓有成績的中國文學史學者，但細分他曾經涉足的課題，不難發現他其實是宜古宜今的。試問現在能有多少個四十歲未到的博士、教授，可以在中國現當代小說、中國文學史、香港文學、中國古典文論與文學批評、明清詩學等等領域，都有所著述，都有學術上的建樹呢？岸峰博士就是這樣年輕有為的一位學者。他在沈德潛詩學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學術史研究和現當代中國小說研究等三個方面，都將有專門的著述面世。如果把這幾本書連接起來讀，相信可以證明我上面說的“打通”這一點。最少他可以算是從古典文學一直打通到現當代文學的一位充滿著學術熱誠的學者，再加上他對西方的比較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理論也十分嫻熟，並能恰到好處地運用於他的各個研究課題裏，同時也能恰如其分地自我克制，沒有一般比較文學出身的學人常見的那種在研究中國文學時西風硬壓東風、喧賓奪主的過火表現，的確難能可貴。

眼前這部《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胡適與顧頡剛》是岸峰博士在中國文學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此書除正文外，還附錄了《發憤以抒情：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和《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足》兩篇論文。從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岸峰博士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在相關領域的研究與學術史上，已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首先談一談他的選題。以

我所知，在他之前，還沒有學者曾認真地以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和顧頡剛的疑古史學之間的關係，作為核心的研究考察的範疇，從而清楚地揭示晚清民初以來學術思潮的重大流變。因此說岸峰博士是一位長於開闢新課題的學者，當不為過。十多年前，我也曾經用力於研究澳門這個特殊地方的文學發展歷程，後有《澳門文學史初稿》一書行世，該書的選題當時也屬草創，研究和撰述的過程極其艱辛，多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地方，因此我自信是頗能體會岸峰博士研究時的甘苦。任何一個新題目，都不是容易做的。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可能是五四時期最前衛的一部文學史的書寫。胡氏幾乎把一切他認為已死的文學，主要是舊體文學和許多古代名家的文學打入另冊，重新標榜他所主張的歷代白話文學，並為之編寫通史。他這樣做的目的，恐怕就是要徹頭徹尾地顛覆傳統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的傳統，從而建構他心目中新的中國文學史傳統，並為這種傳統重新定位，以爭正統。《白話文學史》對20世紀以來中國人認識自己的文學傳統這一方面影響至巨，但胡適在此書及他一系列的文學史論述背後的根源思想何在，卻一向乏人探究。岸峰博士能不辭勞苦，以學術思想史的角度，把晚清以來一系列的疑古和反傳統浪潮中的頭面人物如王闓運、廖平、吳虞、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等，由時間到空間，勾勒出一條胡適所受影響的真正脈絡，繼而考索胡氏對他的學生顧頡剛在《詩經》研究方面的疑古影響和傳承史實，得出崔述—胡適—顧頡剛這樣一條非常清晰可信的文學史疑古關係綫和崔氏對新文學陣營有重大影響等新穎的結論。以上是他在這部書裏綱領性論述方面的貢獻，成績可喜可賀。而他在研究這個課題時，方法論方面的表現也十分恰當，既有歷時性的歷史考證，追源溯流，條分縷析，也有共時性的比較研究。他出入於胡、顧二氏常用的歷史研究法、古史與傳說的層累造成說、杜威的實驗主義的簡化和中國化、作為白話文學史學方

法論的疑古史學、民間文學理論以及白話文學史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等等理論、方法與方法論，舉重若輕，並率先把上述這些理論、方法與方法論與胡、顧二人建構新的中國文學史傳統的重要關聯論述清楚，使我們讀後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項學術上的建樹。最後要指出的是，岸峰博士在整部書的論述中，表現出了反對單元或簡單二元論的論述，處處主張多元、歧異等存在的更為真實的歷史事實，著實超越了一般學者，尤其是許多走紅於今日、標榜“洋為中用”的某些比較文學學者。本書附錄的兩篇論文，亦見深意。《發憤以抒情：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可作為疑古派文學史家胡、顧二人學說的反面參考，是一個很有心思的對照安排；而《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足》則對所有文學史書寫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不足提出了一次有力度的反省式的檢討。兩者都很值得我們參考和學習。我研究晚清民國文化史，前後也有二十多年了，也曾有一兩本書面世，可說是累積了一點經驗，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這部書乃一本自成體系的文學史學，以至於晚清民國學術思想史的著作。

岸峰博士為學通古今、貫中西，加上治學風格嚴正，極為重視學術上的規範化要求，全書注釋清楚明白，徵引書目又極詳盡，非時下一般大大小小以巧取豪奪他人研究成果為術的“學人”可望其項背的。我確信這是一部有益的著作。謹在此祝賀陳岸峰博士。



## 自 序

### ——文明的危機及其出路

在春雨紛飛的下午，透過玻璃窗，遙望遠山之煙嵐，我又不期然地想起了逝世多年的外婆，以及似乎很遙遠的童年。

近百年的中國在烽火硝煙中掙扎，而卑微的老百姓卻又在風風雨雨的艱苦歲月裏，仍舊企圖努力地活出溫暖。童年時，後花園種植了各種各樣的花果，年輕的母親用米湯灌溉茉莉，期待潔白的芬芳，揉碎殷紅的指甲花，召回青春的天真。其時陽光燦爛，綠蔭蔽天，鳥鳴蟬叫，廚房飄溢著南瓜飯的香味。吃飯當遊戲的我，祇挑南瓜籽放在嘴裏慢慢咀嚼，一邊抬頭望著黃得出奇的南瓜花發呆。

我們翹首以待每個節日的來臨，夜深時分，燭光熊熊，外婆以及一眾人等以虔誠的心，舉行隆重的儀式，敬天拜神。儘管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如迅雷般席捲神州大地，亢奮決絕的口號，似乎摧枯拉朽，震驚天地，而民間的傳統信仰卻一如既往，如涓涓細流，撫慰著老百姓那簡單純樸的心靈，他們總能依戀傳統默默給予的溫暖與幸福。在祭祀的過程中，縱使是農民或文盲，那一刻的心靈亦都懂得天地神靈之可敬可畏，從而滌盡了內心的狂妄與慾望。這是最原始的訓育。

然而，這一切卻是西風東漸之後中國的某些“有識之士”所不屑一顧的，斥之為“迷信”，嘲之為“愚昧”。可是，他們卻忘卻了西

方亦教堂處處，動輒祈禱。其實，這不外是強勢文明對衰落文明的粗暴壓抑與蓄意掃蕩。

在端午瓢潑的雨水，青龍與紅龍在鑼鼓喧天中鬥得難分難解。青龍威武，張牙舞爪；紅龍陰柔，慈眉善目。此時，有一小孩子一邊冒雨奔跑著，一邊默默為一直是弱者的紅龍打氣，雖然結局往往是一聲嘆息。可在不久之後，如此神聖的龍頭卻被盜了，無可奈何之下，換上了製作拙劣的新龍頭，就是目前電視上所見的那些千篇一律的粗糙手作。盜竊者以為龍頭在家，就可以保佑自家的榮華富貴，故此不惜掠奪集體回憶，傷害文化傳統。無他，這是一個時代的宿命：傳統顛覆，信仰崩潰，慾望橫流，浮躁輕率。

這是自北宋以來，中華文明逐漸萎縮以至於衰落的必然結果。諸子之百家爭鳴，鑄就秦、漢之磅礴大氣；魏、晉之風流狂放，蘊積而噴薄為盛唐之氣象。中華文明於焉綻放，從中國而走向世界。這是中古時代中國人獲取的世界性承認，直至今天，仍然引以為傲，可那已是一去不復的遙遠。昔日輝煌，唯餘唏噓。

秦、漢與魏、晉之外向型文化形態，中華民族多元融合，唐朝於是走上巔峰。自唐末以至五代十國，漸呈衰態，遂有兩宋之內斂型文化形態，近三百年的被動閉縮。而元、明、清三朝之野蠻、高壓以及刻毒，在心理上則完全閹割了中華民族，世風日下，自信喪失殆盡。及至20世紀初，五四運動之紛紛擾擾，惜乎回天乏力，終為西潮吞噬，遂有當今之中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經比中國更保守，然而20世紀的她卻又是如此亢奮激進，天翻地覆。這是國家、民族選擇的必然命運。

或許，我們仍然企圖以詩教治國，而反諷的是，國民素質卻又往往為人所詬病。甫出黑洞者，焉能不眩目而舉止失措？這不獨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全球性共同的文明危險。

民主與自由是理想，西方列強祇是披了彼等製造的文明外衣，

豪取強奪，種族衝突、宗教紛爭以至於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所謂的“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這一切或許都祇是過於保守的想象。日本地震所引發的核危機問題，內裏大有文章。核輻射污染了海水以至於農作物，飄至歐洲，禍及全球。所謂的“文明”，如今換來的或許是“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吧?! “地球末日”並非危言聳聽，但或許並非上帝的意志吧?!

自船堅炮利的西方機械文明打敗東方文明之後，全球對科學技術趨之若鶩。除了軍事競爭之外，人類的日常生活模式也幾乎完全改變，從通訊、工作以至於性別、生育等等。一方面高呼保護地球，一方面又狂轟濫炸。這邊廂展示環保、節能，那邊廂卻是血腥捕殺鯨魚、核漏污染全球。人類以科技改造基因、改造身體以至於改造地球，卻罔顧了的事實是，目前的文明正在走向瘋狂。人類想象外星人的樣子，幻想星球大戰，未必皆虛，而這祇將是人類瘋狂慾望的呈現而已。

西方的科學、民主、自由就一定是“普世價值”嗎？未必。然而，東方文明又能提出甚麼具體理念以彌補或取替西方霸權主義所造成的毀滅性趨向？儒、釋、道三家思想不也傳流了上千年？不是東方智慧不足以勝任擔當取替西方文明之能力，如果東方文明將為世界奉獻一套彌補性的“普世價值”，或許將會是未來東、西方的另一次決戰之後。

昔我往矣，暴雨驟至風滿襟，追憶故園，黯然神傷。我願將此書獻給我的外婆與母親，以誌那一段既坎坷又幸福的難忘歲月。

## 目 錄

|  |        |
|--|--------|
| 鄭 序 .....  | 鄭煒明(1) |
| 自 序 .....  | (1)    |
| <b>第一章 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b> .....                   | (1)    |
| 一、“現代文學史”的書寫模式及其不足 .....                         | (1)    |
| 二、疑古思潮與反傳統思潮的關係 .....                            | (14)   |
| 三、以胡適與顧頡剛作為中心的意義 .....                           | (22)   |
| 四、疑古思潮的研究現狀 .....                                | (40)   |
| 五、方法論及章節安排 .....                                 | (44)   |
| <b>第二章 “歷史研究法”與“層累造成說”：白話<br/>文學史的建構方法</b> ..... | (47)   |
| 一、“方法”與“方法論” .....                               | (47)   |
| 二、“疑古”的歷史淵源及其傳承 .....                            | (49)   |
| 三、“歷史研究法”的理論淵源及其應用 .....                         | (55)   |
| 四、“層累法”的內涵、形成及其應用 .....                          | (67)   |
| 五、總結 .....                                       | (74)   |
| <b>第三章 《古史辨》中的《詩經》論辯與白話<br/>文學史的建構</b> .....     | (79)   |
| 一、《詩經》與新文學革命 .....                               | (79)   |
| 二、研究方法的提出 .....                                  | (82)   |

|                                       |       |
|---------------------------------------|-------|
| 三、《詩經》性質的重構·····                      | (88)  |
| 四、重構《詩經》作為民間文學·····                   | (92)  |
| 五、“詩經學”的解構·····                       | (96)  |
| 六、總結·····                             | (102) |
| <b>第四章 走向“民間”：白話文學史的理念及其實踐</b> ·····  | (104) |
| 一、前言·····                             | (104) |
| 二、“走向民間”的論爭·····                      | (107) |
| 三、睽離“民間”的《白話文學史》·····                 | (117) |
| 四、文學史所忽略的“民間文學”：民間故事與歌謠·····          | (123) |
| 五、總結·····                             | (140) |
| <b>第五章 傳統的再發明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b> ·····      | (141) |
| 一、“被發明的傳統”與民族主義·····                  | (141) |
| 二、白話文學與傳統文化之崩潰·····                   | (143) |
| 三、作為啟蒙工具的白話文·····                     | (145) |
| 四、白話文學史的再造文明·····                     | (150) |
| 五、總結·····                             | (157) |
| <b>第六章 總結</b> ·····                   | (158) |
| 一、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及其意義·····              | (158) |
| 二、方法論的不同與胡、顧在文學史上的定位·····             | (159) |
| 三、發明的傳統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                 | (160) |
| <b>徵引書目</b> ·····                     | (163) |
| <b>附錄一 發憤以抒情：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b> ····· | (176) |
| <b>附錄二 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足</b> ·····           | (216) |
| <b>後記</b> ·····                       | (234) |

# 第一章

## 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

### 一、“現代文學史”的書寫模式及其不足

文學史的書寫並非止於記錄文學的發展及其演變，同時亦昭示一個民族的過去與未來，甚至蘊含了該民族的集體記憶。文學史之編寫，一方面是為記錄文學的發展脈絡，作家的作品因此無論是否不再存世，或為任何因素（如政治）干擾而禁燬，其作品與文學的觀點均可延續下去，另一方面，文學史之編寫也可為後來者鑒，祇有這樣，文學創作纔有發展與突破的生機。甚至，一個國家、民族亦可以藉著文學史之編寫，“維持一個社群與身份的共同感覺”（to support feelings of community and identity）。<sup>①</sup>

---

<sup>①</sup> David Perkins, “The Functions of Literary History”,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2), p. 180.

自 19 世紀末開始，已有中國文學史的書寫，<sup>①</sup>距今已過百年，橫跨三個世紀，創獲良多，不足之處亦復不少。然而，無論是宏觀的中國文學史，還是現代文學史學的書寫，<sup>②</sup>大致有如下的不足：

### 1. 政治化與革命化：作為建構革命神話的文學史書寫及其模式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牽涉頗為複雜的文學理論和意識形態的操作。1949 年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工農兵文學”的文藝政策不僅在某種程度上僵化了文學創作，就連文學史的書寫亦是以上述的意識形態為依歸，甚至可以說，文學史的書寫扮演了建構革命神話的角色。1949 年之後，第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史是由王瑤

① 據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第一本《中國文學史》乃林傳甲（歸雲，1877 - 1922）所撰寫，亦有人認為是黃人（摩西，1866 - 1913）的《中國文學史》。有關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的相關論述，可參陳國球：《“錯位”文學史：林傳甲的“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 45 - 66 頁；夏曉虹：《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陳國球等編：《書寫文學史的過去》（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第 345 - 350 頁；戴燕：《中國文學史的早期書寫——以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為例》，《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 171 - 179 頁。有關黃人《中國文學史》的論述可參王永健：《中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黃摩西所著中國首部〈中國文學史〉》，《書目季刊》，1995 年第 1 期（6 月），第 13 - 26 頁；戴燕：《文學史的力量——讀黃人〈中國文學史〉》，《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 191 - 198 頁。

② 這裏所指的“文學史”包括“中國文學史”與“現代中國文學史”。前者屬於通史，後者屬於斷代史。然而，兩者的書寫均深受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觀所影響。“中國文學史”較為著名的專著包括：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香港：學林書店，1987）；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現代中國文學史”較為著名的專著包括：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年）；唐弢、嚴家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昭琛, 1914 - 1989) 所編寫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此書雖非如日後的其他文學史般完全以上述“工農兵文學”的意識形態為依歸, 然而其傾向政治的立場已是相當明顯。<sup>①</sup> 至於其後其他幾本文學史的編寫,<sup>②</sup> 則已完全由“工農兵文學”的意識形態所主宰。黃修己亦認為對這種 1949 年之後的文學史書寫現象有如下的現象:

……大大加強了政治性, 越來越向革命史靠攏, 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與編纂, 卻並沒起什麼推進作用。<sup>③</sup>

至此, 文學史完全失去獨立的地位。這種向“革命史靠攏”的文學史書寫現象, 導致文學史淪為建構革命神話的工具; 與此同時, 這種作為建構革命神話的文學史對文學作品亦作出了某種程度的扭曲以及單一的革命化。

1949 年後的以“工農兵文學”的意識形態為依歸的這種文學史的書寫大體上可謂大同小異, 萬變不離其宗。我們可以以林志浩所編寫的作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說明的例子。此書於 1979 年 9 月發行了第 1 版, 1984 年 4 月發行第 2

① 樊駿這樣描述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 “這是第一部以新民主主義理論作為理論根據, 以無產階級思想領導, 人民大眾的, 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學界定現代文學性質編寫的文學史。”見樊駿: 《論文學史家王瑤》, 孫玉石編: 《王瑤和他的世界》(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第 411 頁。

② 以下討論的幾本 1949 年之後的文學史的論述, 可參 Zhang Yingj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a, 1922 - 1980”, *Modern China* 20.3 (July 1994): 347 - 377. 張氏該文討論的文學史並不限於 1949 年之後, 而且整體上與本文的論述角度亦截然不同。

③ 黃修己: 《〈中國新文學史稿〉的歷史地位》, 孫玉石編: 《王瑤和他的世界》(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第 467 頁。



版，及至1995年4月已經是第15次印刷，可見其影響力不小。此書共分上下兩冊，共二十章，八百三十七頁。章節是這樣分配的：第一、二章分別題為：“文化、文學運動的偉大轉折”與“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文學運動與思想鬥爭”；<sup>①</sup>第三章、第九章乃魯迅專章，題為“文化革命的偉人——魯迅（上）”、“文化革命的偉人——魯迅（下）”（第75-149頁，第374-411頁）；第四章與第十章乃郭沫若與茅盾專章，題為“新詩的奠基者——郭沫若”、“傑出的革命作家——茅盾”（第150-183頁，第412-450頁）；巴金、老舍與曹禺一起被安排在第十一章（下冊，第461-511頁）；第五章、第六章名為“初期的重要社團和作家（一）、（二）”（上冊，第184-217頁，第218-262頁），但不見有“新月”與“語絲”等，祇有“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第七章、第八章乃專論“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及“左聯時期的文藝思想鬥爭和理論”（第263-309頁，第310-373頁）；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的標題如下：“左翼作家和其他作家”、“抗戰前的文藝運動”、“堅持抗戰和進步的文學創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闢了現代文學的新階段”、“解放區的戲劇”、“解放區的小說和報告文學”、“解放區的詩歌”、“國統區的文藝運動思想的論爭”、“國統區的進步文藝創作”；最後還有“勝利的大會師，大團結”。

林志浩這本名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文學史，而且是作為教材的文學史，單就從其標題而言，已是政治凌駕一切。在此書的“緒論”中，對現代文學的誕生有如下描述：

中國現代文學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

<sup>①</sup> 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上冊，第22-53、54-74頁。